



是康莊大道，還是蠱盆？

護理學系三年級 高子晴

淺談重考班

重考班在許多人心中似乎是個難以定義的存在。有人認為它是填鴨式教育最濃縮的體現，卻也有人認為在其中可以領會做學問心無旁騖與精益求精的精神。它以追求成功作為招牌，卻有不少身處其中的人，甚至是將孩子送進去的家長都以身處其中為恥，彷彿身在其中就象徵了自己是敗者。

自二零一七年秋至二零一八年夏，我在裡頭待了一年。雖然我偶爾回家一趟時，母親要我別讓鄰居知道，但我對於這件事倒是很坦然。在街坊不提是顧及母親的感受，但在我自己的社交圈內倒是從來沒有瞞過，甚至還經常分享我在裡面的見聞，不止一次打趣說那裡是蠱盆。

我從來沒掩飾過自己重考的事實，況且，在進重考班前我已經先在家裡備考了一年，對我來說只不過是從一個念書環境換到另一個罷了。這樣的心態似乎意外讓我有了一些餘裕去觀察與思考其中的現象，而蠱盆這樣的形容，就是出自最初的觀察與思考。至於在我待了一年又離開了半年後，將它形容成蠱盆到底適不適合呢？我們慢慢聊下去吧。

廝殺

提到蠱盆，最先想到的應該是相互廝殺、勝者為王的精神。

這點到底是不是重考班的精神，就如同它的評價一樣模稜兩可。一方面，班級內部禁止與左右交談，並且我們也能深刻認知到周遭的同學都是升學路上最強勁的對手，但另一方面，考試這回事要戰勝的還是自己為先，同學之間最差就是冷漠，要說敵對倒是少見。

但沒了『相互』，『廝殺』與『勝者為王』倒是內部的核心價值。裡面的名師在所謂的閒聊時間往往會將人生的成功窄化，只有考上特定科系、賺大錢的人生才是順遂美滿的，甚至會拿過去考上冷門科系的學生奚落。

這些名師除了拿學生舉例之外，往往也會拿自己的人生當例子，這裡就談兩類。一是遭遇逆境後掙扎取得現在的成就，二是年輕時沒能達成目標所以多經歷了苦。

第一種老師的可怕之處在於，正因為他自己經歷過逆境，也憑藉自己的努力跨越逆境，因此他預設了所有苦難中的人必定都是因為不夠努力鞭策自己才會陷於那樣的狀態中不得脫身。即便他可能實際上其實並不這麼覺得，但至少他希望這個故事傳達給我們的是這樣的觀念。也就是說，陷於苦難全是當事人的錯，他應該逼迫自己、燃燒骨血來讓自己脫困，如果他這麼做了卻仍沒有脫困，那肯定是他做得還不夠。因為他們都做到了，別人也應該要能做到啊。

第二種則將自己的遺憾當作是人生之中不得滿足的原因，沒考上醫學系所以現在必須上課上得半死、面對根本不想學的學生、賺不了大錢等等，似乎只要沒達成這個目標，他的黑眼圈就是下場最好的例證。

二者都是把成功的定義窄化，或者說，將悲慘的定義放寬。這時拚搏精神就容易在求生本能下成了廝殺，更糟的是，或許開始廝殺的人也並不知道在向誰廝殺，最後一刀一刀其實是向著自己的無能感揮下。

毒

蠱盆第二個讓人想到的大概就是毒了吧。那麼，重考班中到底是什麼讓我用毒來形容呢？是那些似是而非的知識與觀點。

我並沒有要質疑這些老師專業的意思，他們不僅在自己專精的學科上是高手，也對教學很有一套——雖然往往彼此相輕、互相抹黑，或許比起學生，那裡於他們來說更像蠱盆也不一定呢，不過這個暫且不表。

所謂似是而非的知識，往往出現在他們給學生喘口氣的閒聊時間裡。在這時候的侃侃而談，涉及的往往不是他們的專業。然而作為名師，教學有時候也算得上是一種表演，演什麼？演一個萬事通的智者。他們自然不會在自己的說詞中留餘地，承認這些觀點出自個人經驗、出自道聽塗說、不是客觀觀點。

比如曾有化學老師宣稱他過去唸書時一天只睡三小時，重考生一天睡超過六小時時在太安逸了。可是我自醫學文獻中知道，每個人必須的睡眠時數因人而異，長期睡眠不足更可能導致腦部病變造成精神疾病。

又或者曾有不只一位老師閒聊時不無輕蔑地說「很快就沒有純種的台灣人了，你們知道現在的新生兒中有百分之二十是外籍配偶生的嗎？台灣女生要加油啊。」而事實上台灣本就沒有純種的台灣人，更不用說有很大

一部份的外籍配偶在家庭結構中失去了主控權，講難聽一點就是用聘金買來的永久傭人，這些婚姻的犧牲品無法拒絕生孩子。這個悲劇是新生兒減少的時代中外籍配偶的子女為什麼比例攀升的原因。這樣的論述不僅將他們再次視為次等，更無視了社會問題與少子化的真正因由。

還有明著說「女性反應遲鈍，最好別開車。」的老師、說「『搶救雷恩大兵』如果改叫『搶救雷恩表哥』就會有女孩子去看了。」的老師、連跨性別和同性戀都分不清的老師在侃侃而談民法婚姻相關的釋憲案。

但我記得最清楚的是惠台三一政策。這些老師教得出名了，往往也同時被中國的重考班聘任，或者曾經因公出差過。他們眼中自然是被安排好的場景，見到的是安排好的人。在他們眼中中國比台灣進步多了——行動支付幾乎讓零錢銷聲匿跡——學生比台灣更為上進與優秀，城市富裕繁榮，也看不出有什麼不自由，社會看起來更安定。因此他們說，去那裡念書發展或許比台灣更好，尤其現在他們遞出了橄欖枝，機會能把握就把握吧。

但我自己認識的中國朋友可不是這樣的。他們年紀最大的也不到三十，遍布各個領域，除了數不清的文史哲外還有醫學、法律、資工、航太、經濟和語言翻譯學科。我必須承認他們確實極度優秀與努力上進，如果將我放在他們之中學習，我大概能比現在強一倍吧。但這些優秀的青年對未來卻常是深深的絕望。醫學系的朋友感嘆在中國千萬別當醫生。早稻田翻譯碩士的朋友回中國半年差點自殺了兩次，趕著又申請英國的學位，急匆匆地又出國了。航太碩士的朋友已經在政府的研發部門任職，卻語焉模糊地暗示可能文革又要再起，感嘆「我拚死念書是為了什麼？難道只是為了更像個人？」

更不用說家裡經營小本生意，也有在中國涉足的台灣朋友偷偷告訴我近幾年中國金融流動緊縮，賺的錢要不是用洗的根本拿不出中國。行動支付盛行則彰顯了一舉一動皆在政府掌控中，當小販連零錢都不收的時候，要如何隱匿行蹤地移動？

當然，中國大學的學位在國際上確實有其優勢，部分學校排名更前面也是事實，但我想在做決定之前，有更全面的了解也並不是壞事。相反地，片面的資訊卻說得板上釘釘卻是很危險的。

而這樣片面甚至似是而非的資訊與價值觀，小則聽了不舒服，大則誤導。我認為，在這知識就是力量、資訊即財富的年代，這應當可以稱之為毒了。

封閉

最後，蠱盆的形象必然是封閉的空間。

重考班的作息非常緊，如果住宿舍的話更是幾乎沒有與外界交流的機會。一個安分的重考生在裡頭很可能精神上一整年都與世隔絕，出來恍若隔世，不知道外頭到底發生了什麼。

這樣的與世隔絕第一個可能導致的問題便是對老師的話照單全收，連同那些毒與廝殺一起，而這兩者就更容易在更多學生身上誘發了。畢竟他們無從查證，也無心查證，更不會有接觸到異音的機會。

第二個問題自然是與人交流出現隔閡。在封閉的環境待久了，一出來突然不知道該如何面對其他人類。加上對時事的茫然，在融入社會時必定

得磕磕碰碰一陣子，甚至抓不準人與人之間的距離感。可能滿腹學識卻不知如何表達與分享，對個人與社會皆是憾事。

蠱盆？

只要想到重考班中大部分的人日後有很大的可能會是台灣的精英份子，再想想其中這些問題所在，實在讓人不免感到憂慮。

當然，重考班中也不乏好老師，我很欣賞與感謝其中一位物理老師不求速成與求真的精神，也很欣賞歷史老師用她的經歷告訴我們不同於傳統定義的生活也能過得很好。但我不得不說，營造散布廝殺與毒的老師還真不算少數，而這確實是社會的隱憂。

不過，說重考班是個蠱盆適當嗎？回到這個問題，或許要看你如何定義蠱盆了。誠如剛才列舉，它具備了蠱盆的三個要素，廝殺、毒與封閉，但並非像蠱盆那樣運作著內部廝殺去篩選最劇烈的毒。

我仍然會用蠱盆去形容它，但我不是名師，所以我也會告訴你，這僅僅只是一種不那麼精確的比喻，用以揭露它內部存在的問題罷了。